

[馨香一瓣]

什查山谷的晨曦

周华诚

一

听到第一声猫头鹰叫的时候,符建灵已经在橡胶林里忙碌很久了。他戴着头灯,手执胶刀,锋利的刀口铲开橡胶树皮。嚓、嚓、嚓,声音清脆。胶刀过后,树皮里的汁液立刻冒了出来,逐渐汇成一条白色的细流,滴落到胶碗中。

虫声喧闹,反而衬托出夜的安静。橡胶林处在什查山的山谷间。这里属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一般控制区。根据规定,一般控制区里可以有居民生产生活,符建灵就在这片橡胶林里割胶。凌晨1点多钟,符建灵从家里出发,骑摩托车只需10多分钟就进了山。在什查山谷中,每一条弯曲的林间小路,他都走过很多遍,因此无比熟悉。

猫头鹰又叫了。猫头鹰的声音听起来可怕,在凌晨时分,尤其令人胆寒。然而,符建灵一点儿都不怕。他在这里当护林员已经超过10年。这片山谷的一切,他早已熟悉。不仅这片山谷,整片国家公园鹦哥岭片区的山林,一草一木,飞鸟走兽,他都非常熟悉。

符建灵生于1986年,家在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什才村。从农业学校毕业后,他到三亚种了两年兰花。后来看到村里张贴招聘护林员的通知,他当即报了名,从此成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鹦哥岭分局南开管理站的一名护林员。

南开管理站现已并入元门管理站,包括站长在内,站里一共有71名工作人员。符建灵觉得,当护林员的好处是,不用离家到很远的地方去,在自己的家乡,既有一份工作,又能照顾家里,照看到自己种下的那些橡胶树。更重要的是,符建灵喜欢山野,喜欢雨林,从小就对动物特别感兴趣,飞鸟爬虫他都能用当地方言叫出来。

一种动物或植物,一旦叫得出来名字,你就会觉得它亲切了许多。而那些暂时叫不出名字的,符建灵会找到村里的老人刨根问底。时间长了,山野里的一切他都熟悉了。后来他当了护林员,又跟着来考察的专家学,回去又对着书本学,他发现,林中万物都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名字。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我国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之一。这里的热带雨林是分布集中、类型多样、保存完好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是热带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的宝库。热带雨林中,鸟的种类十分丰富,可谓鸟的天堂。当中,鹦哥岭片区又是鸟类最丰富的林区之一,是保护海岛鸟类多样性及资源的重要区域。片区里,已经被记录到的鸟类有250多种。这么多的鸟儿,叽叽喳喳地在雨林中鸣叫起来,仿佛一支庞大的乐团在演奏。

身为护林员的符建灵有一项神奇的本领,就算看不见鸟的模样,光听到它的叫声,也能辨别得出是哪一种鸟。至少七八十种鸟,他光听叫声,闭着眼睛都能说得出来名字。比如海南山鹧鸪,叫声独特,“咕咕咕”“咕咕咕”“鹧鸪”“鹧鸪”。但是你一旦靠近,鸟儿受到惊吓,就听不到它们的叫声了。还有海南孔雀雉,叫声有点奇怪,“咕咕”“咕咕咕”“咕”,不怎么好听,不过,它的外形很漂亮。这两种鸟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凌晨3点多钟,什查山谷中响起了一连串“啊呼”“啊呼”的声音。符建灵知道,这是黑冠鵙在叫了。黑冠鵙的身体呈深红褐色或是黑色,头顶有一顶黑色“帽子”,姿态优雅。起先,符建灵不知道这是什么鸟,后来他把录下的鸟叫声发

给专家辨别,又询问了村里的老人,才确认了这种鸟儿叫黑冠鵙。

之前,符建灵从鹦哥岭分局借到一支录音笔,上山的时候,就把鸟叫声录下来。有时候,为了录下一种鸟儿的叫声,他坐在林子里、藏在草丛中,躲就是一个多小时。有些鸟儿非常警觉,如果有人经过,它就飞走了。符建灵必须耐住性子,悄无声息地隐藏起来。

海南孔雀雉在晚上6点半开始叫,7点就停了。符建灵去找孔雀雉,隔着两三百米远,朝着叫声方向靠近,走了一段,它的叫声就停了,符建灵只好坐下来,等待它再一次叫起来。当它又开始叫的时候,符建灵就迅速辨别方向,努力再靠近一点。如此反复,最终在隔着三五十米的地方,录下了孔雀雉的叫声。

雨林里生灵众多,它们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光是蛙类,符建灵听到过叫声的至少有十几种。每一种蛙类叫起来的声音都有区别。难以想象,个子小小的蛙类,叫声居然那么大,可以响彻山谷。

静夜之中,还能听到松鼠和赤麂的叫声。符建灵听得出至少5种松鼠叫声的不同。赤麂的数量很少,但偶尔也能听到叫声。至于说昆虫的叫声,那就太多了。

二

作为护林员,符建灵的主要工作是森林管护、防火、宣传、协助科研等。他和同伴们一起,每个月有22天上山巡护。有时会背着20多公斤重的装备,一天徒步行走几十公里。

一年之中,大规模清山活动要组织3次,参与人数比较多,一次上山要四天三晚,其间要翻山越岭、穿越雨林。小规模清山是三天两晚,每个月都有。清山巡护主要是为了阻止非法侵占林地、破坏生态环境等行为,同时清除非法盗猎动物的绳套、猎夹等。从前有人会偷猎盗猎,不过近些年已经绝迹,可见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已经大大增强了。

热带雨林山高林密、路途湿滑,摩托车是护林员们的主要交通工具。但摩托车一般只能开到山脚,再往丛林中去,得靠脚力。护林员都很擅长爬山。背包里装着的,有帐篷、睡袋、手电筒、定位仪、相机等工作设备,还有食物、锅具等生活用品,以及蛇药、感冒药、止痛药等药物。长年累月在雨林中徒步,符建灵他们都练就了一身翻山越岭如履平地的好技能。

雨林中的生物很多,护林员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遭遇危险。山蚂蟥个头非常小,常常攀附在路边的野草上,对于人的气息极为敏感。只要有人从旁边走过,它们就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攀上衣服,进而贴上皮肤吸血。然而对于护林员来说,遇见山蚂蟥早已是家常便饭,是极其微小的困扰。

林子里毒蛇也很多,最常见的是竹叶青。有一回,符建灵在专注地录鸟叫声,一条竹叶青无声地游过脚边,吓了他一跳。好在,有经验的他没有动。竹叶青没有感觉到威胁,也就悄悄溜走了。

更多的是神出鬼没的胡蜂。有时候胡蜂的杀伤力丝毫不逊于一条蛇。一次,符建灵在山上听鸟叫,遇到黑领噪鹛。这种鸟在雨林中并不少见,但是符建灵没有录过它的叫声,因此举着手机专注地录起音来。结果,一只黑盾胡蜂不期而至,一针蜇到了他的头部。回到驻地帐篷,符建灵的头昏昏沉沉,疼痛难忍,一直躺到下午6点,才终于缓解。这几年,符建灵被胡蜂蜇了3次,另两次蜇

到脚踝和胸前。蜇到脚踝那一次,脚肿了一个星期。

因为白天要上班,符建灵就利用晚上的时间来割胶。这些橡胶树,是他增加家庭收入的途径。护林员的工资每年都在涨。妻子在家务农,孩子今年5岁。孩子慢慢大了,要用钱的地方多,还有柴米油盐,因此还要靠种橡胶来贴补家用。

每天晚上8点多钟,符建灵就睡了。凌晨1点多钟起床,去橡胶林干活,一般会他在早上5点多钟割完橡胶,然后把胶水收到桶中。春夏季节,割完要马上去收胶,不然容易在碗里结块,就卖不出好价钱了。

这些橡胶树是符建灵亲手种下的。今天割这一批树,明天换另一批树。下雨天不能割胶,也不能上山巡护,这时他才迎来难得的休息时光。

三

天一点点亮起来,晨曦将什查山谷涂上了一层明媚的颜色。许多人一定不知道,唤醒什查山谷的第一声鸟鸣,是由哪一种鸟儿唱出的。但符建灵知道——每天早上5点多钟,第一个叫醒整座山谷的,是黑枕王鹟。

紧接着跟上的,是白腰鹊鸂。白腰鹊鸂的叫声嘹亮婉转,悦耳多变。当它开始歌唱的时候,一个生机勃勃的清晨就拉开了序幕。

每当黑枕王鹟和白腰鹊鸂开始鸣唱,符建灵在橡胶林的工作基本就要结束了。他带着些微的疲惫,在橡胶林的工棚里坐下来,短暂地打个盹,既等待天亮,也等待胶碗中的液体汇聚而成。到6点来钟,他再逐一把胶碗中的液体倒入桶中。一般可以收集到四五桶胶水。这是对他一夜辛勤劳动的回报。

此时此刻,黑枕王鹟叫了一会儿,白腰鹊鸂又叫了一会儿。符建灵知道,接下来,会有一场鸟儿的大合唱演出奉献给他——

整座山的鸟鸣,汇成了一条清晨的溪流。符建灵一点也感觉不到疲惫了。整座山的鸟儿已经醒来,不遗余力地向一位辛勤的护林员奉献着自己精彩的演出。

符建灵不禁为脚下的这一片土地感到自豪。它是如此丰富,如此富有生机,如此之美。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还有全球濒危的灵长类动物——海南长臂猿,作为全球唯一分布地,有30多只。

长臂猿在霸王岭那边。有一次,北京来的专家邀请符建灵一起,在霸王岭合作进行鸟类调查。那天早上7点多钟,他们去寻鸟,无意中听到远处有长臂猿的叫声。远远望去,一棵巨大的黄葛树上果实已成熟,七八只长臂猿正在树梢美美地享用早餐呢。

那一刻,符建灵感到自己真是太幸运了。很多人专程去探寻神秘的长臂猿,多年都难得见上一回。而符建灵去了一次,居然就遇到了——这是大自然的恩赐。

符建灵是如此热爱大自然。闻声辨鸟的能力固然令人羡慕,但他觉得,自己不过是向大自然学习而来。最值得骄傲的,难道不是大自然本身吗?那么多的动物,那么多的植物,各有各的独特,各有各的精彩,各有各的价值。所以,护林员这份工作,符建灵是打心眼里热爱。

太阳出来了,什查山谷已然布满透明的晨晖。符建灵骑上摩托车,车两侧绑着沉甸甸的收获。在一整座山谷的鸟叫声中,他行驶在回家的山路上,内心满是欢快。

来源《人民日报》

[灯下漫笔]

难忘那年冬至

林华

以公历来说,冬至是二十四节气中最后一个节气,通常是公历12月21日或22日。冬至既是节气,又是节日。从节气来说,代表着阴阳转换、天地交替的开始,也是一年中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日子。进入冬至,标志着数九寒冬正式到来。

记忆中,以前冬至比现在隆重得多。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入冬以后,孩子们就掐着手指头盼望着冬至的到来。因为,在老家农村曾有“冬至比年大”的说法,再贫穷的人家,冬至总会千方百计地买一点肉,并吃上纯大米饭。令我记忆犹新的是,上坟是冬至节的主要象征之一。

我7岁那年,冬至节恰逢星期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早餐后,我与隔壁大我两岁的阿祥到田野里采猪草,直到中午农家烟囱里袅袅炊烟散得无影了才回家。中午难得吃上纯大米饭,比平时番薯丝拌的米饭香多了。

中饭后,我自觉地拿起砍柴刀和绳索,准备到瓦窑塘山上去砍柴,母亲说:“等下和我到马车寺里面去上你外公的坟,顺便在那山上砍柴。”我感到乐乐陶陶的,因为第一次上坟,觉得很稀奇,很有新鲜感。

母亲扛着锄头,锄头上挂着个圆形的木盆子,盆子里放着一小碗肉,一小碗豆腐,一小碗煎鸡蛋和一小碗米饭。我扛着柴扁担,拿着柴刀跟在母亲后面。由于心情特好,我习惯性地用砍柴刀敲着柴扁担,“梆、梆、梆”的响声引来了母亲扭过头来,横眉怒目瞪了我一会,我不得不停止这无聊的举动。若不是节日,母亲定然骂得我狗血喷头了。后来才知道,在上坟的路上和上坟期间是不得有异常举动的,并不得大声喧哗、唱歌、嘻闹等。

大约走了20多分钟,我们到了墓地。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外公的坟,坟头由砖块垒成,由于年长日久,砖上长着阴冷的青苔,几只蚂蚁在青苔上捉拿比蚊子还小的虫子。墓碑很小,约30多厘米宽,40多厘米高,显得满目萧然。坟顶上一株松树在微风中无奈地摇曳着,树底下有一丛荆棘和几簇干枯的茅草,尽显经历过苦雨凄风的样子。看此情形,我顿觉怅然若失,无语凝噎。

母亲已放下锄头和木盆,用柴刀将坟上和周边的杂草和荆棘砍了,然后将木盆里面3样菜肴和米饭拿出来放在坟前,放上筷子,接着点燃蜡烛和香,并递给我3炷香,我和母亲一起跪在坟前,母亲说:“爸爸,冬至了,我和儿子给你带吃的来了,希望你保佑家里大小平安吉祥。”我则喊着:“外公,起来吃吧!保佑一家人身体健康,保佑我和姐姐读书成绩好,下次还会给你带吃的。”

过了一会,母亲叫我燃放鞭炮,于是我我将鞭炮竖在地上,并用小石头靠着,点燃后迅速离开。放完鞭炮,母亲挖了几锄头泥土,撒在坟顶上,说是给我外公房子盖厚,更好地挡风御寒。母亲叫我也捧几抔泥土撒在坟顶上,以示虔诚。上坟仪式结束,母亲将菜和饭收回到木盆子里,我看着一点没少去的菜和饭,小声嘀咕着说:“好像外公还没吃呢,一点没少掉。”母亲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其实我知道,死去的人怎么会吃呢,只不过对先人的安慰,表示一种寄托和哀思罢了。

母亲说:“我们开始砍柴吧!”我拿着柴刀开始砍那稀稀拉拉的茅草,时不时地砍几枝松树枝混在柴禾中。母亲看到后虎着脸说:“谁让你砍松树枝的?”因为那时候村干部隔三差五到村民门前检查,凡是看到谁家新鲜的松树枝、茶树枝或杉树枝,或被罚款,更甚还有更重的惩罚。因此当时村民群众护林意识极强。听到母亲的训斥,我赶紧将那几株松树枝抽掉扔到一旁,老老实实地砍着茅草了。